

〔清〕心远主人 著

二刻醒世恒言

吴地侃 点校

目 录

第 一 回	琉球国力士兴王	(1)
第 二 回	高宗朝大选群英	(8)
第 三 回	九烈君广施柳汁	(16)
第 四 回	世德堂连双并秀	(22)
第 五 回	栖霞岭铁桧成精	(28)
第 六 回	桃源洞矫廉服罪	(33)
第 七 回	三世仇人面参禅	(37)
第 八 回	张一索恶根果报	(43)
第 九 回	睡陈转醒化张乖崖	(50)
第 十 回	五不足观书证道	(57)
第 十 一 回	死南丰生感陈无己	(63)
第 十 二 回	庆平桥色身作孽	(68)
第 十 三 回	假同心桃园冒结义	(79)
第 十 四 回	错赤绳月老误姻缘	(89)
第 十 五 回	猛将军片言酬万户	(96)
第 十 六 回	穷教读一念赠多金	(106)
第 十 七 回	黑心街小戏钱神	(114)
第 十 八 回	龙员外善积遇仙	(122)
第 十 九 回	真廉访明镜雪沉冤	(130)
第 二 十 回	李判花糊涂召非祸	(139)
第 二 十 一 回	新丰市名扬豹略	(147)
第 二 十 二 回	昆台圃弦续鸾胶	(155)

目 录

第二十三回	申屠氏报仇死节	(162)
第二十四回	雪照园绿衣报主	(170)

第一回

琉球国力士兴王

大凡有奇举者，必有奇识；有奇气者，必有奇才。乃天地间浩然正气所钟，有不可得而掩饰者。既不与操莽同科，亦不甘草木共朽。斯真天下大丈夫的举动，异乎寻常万万也。如今人但知张子房后来兴了汉家王业，身为帝者师，那个椎秦的力士，遂泯泯无闻噫。岂真无闻也哉，吾得之汉野史矣。

话说秦始皇灭了六国，戮伐凶残，天下大乱。其时韩国有个张良，字子房，状貌如妇人女子，而胸藏韬略，每愤不得荆轲、聂政之流为友，以快其愿。乃遍游四方，竭数年之力，散千金之资，广求豪侠之士，而不可得。

一日渡江游越，忽见丛人聚观，团团围裹，中间一人手持铁椎挥舞。子房有心，挨身人看，但见其人：

身長一丈，腰大十围，扳不倒金刚菩萨；目似铜铃，睛如黑漆，看不过焦面鬼王。人称力士，手持铁椎，欲左则左，欲右则右。轮如千军万马，斩金如雪；击石如泥，搪着的粉骨碎身。正是：侠骨果堪酬一剑，英风自足长千人。

舞罢一回，将椎放下，向众人道声：“列位请了。小子姓陈，原是陈国人氏，力能扛鼎，气足食牛。人都呼我为陈力士。忿恨天下纷纷，壮士无立锥之地，英雄失用武之场。小子练此神椎，百发百中。闷坐至愤懑时，遂向闹市舞弄一番，博些银钱，沽酒一醉，以遣闷怀。今日来到贵地，望乞列位慨然。”

连问三声，并无人应。力士叹道：“休矣，休矣。人称越人多吝，其此之谓乎？”

遂收拾巾帨衣服，举椎向东竟走。子房看得明白，料道此人不凡。急急向前，一把扯住邀进酒馆坐定。

说道：“在下姓张，名良，字子房。韩人也。适间见力士专用好椎，邀来坐定饮酒。”

力士乃道：“既蒙高谊，唤酒保取酒来。”当时酒保摆列嘉肴古酒，促膝而饮，欢恰生平。

力士吃得大畅，问道：“群雄将起，未知何时定乎？”

子房答道：“秦皇暴虐，大造阿房恣怨，长城筑愁，四方鼎沸，万姓尘蒙，唯冀慨允，意俗借足下椎，以当荆轲之匕，不知力士可行此乎？”

力士道：“此事甚易。吾之神椎，百发百中，不能避的。但天下大事，难与争衡。古云：识时务者，呼为俊杰。椎秦之后，君当自往建立功名，某自往海岛遐荒，另寻机会。”

二个说毕，子房算还饭银出门，竟赴长安进发。一路上免不得晓行夜住，力士将椎密藏身边，不与一人看见不题。

且说秦皇此时，正在南浮沧海，东禅泰山。一日回到博浪沙地方。但见：

旌旗耀日，戈戟参天。恭恭敬敬，簇拥着一朝天子；齐齐整整，列摆着百队臣僚。闹哄哄六街三市，雄赳赳万马千军。看不尽龙车凤辇，说不了短剑长枪。

却说张良和力士，探听得始皇封禅回朝，正在博浪沙中相过，二人遂挨身立定，专候始皇驾到，力士遂提起神椎，望空一下，如天崩地裂之声，误将副车一乘打得粉碎。众多随从文武官员，军民人等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

始皇大怒，即时传旨，大街小巷，逐户搜查，毫无踪迹，有得许多形似可疑者，尽行诛戮，又传旨颁行天下：文武官员，细察民间，有素善椎，强有力道者，概行斩梟。其有知而不举者同罪。

星夜传喻天下，又杀了许多无辜。

一日颁行到陈，陈令吴，素闻治下陈力士神椎，乃暗暗差人捕捉。

地方禀称：此人并无家业，云游四方，不知何往。

令无忧虑，不敢隐讳，只得上表，自陈道：“臣治下有陈力士者，平素弄椎，但其人不事家业，云游四方。臣令画影图形搜捉，待获之日，遵旨施刑。”

始皇见表大怒，敕限陈令尹大索十日，如若不获，遣大将李纯，统兵十肆，将本处地方，不论军民老幼，尽行洗荡。

陈令尹得旨大惊，只得挨门逐户昼夜搜求。

看看到了七朝八日，并无踪影。朝廷差了李纯，屯兵本界，到期若无陈力士，即纵兵洗荡。其时惊动陈民万万，莫知所措。

只见郊外一人，姓陈名胜，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召号众人，大声叫道：“朝廷因一陈力士未获，而欲洗吾千里之民，是激我辈反也。令势在燃眉，若不举事，则坐以待毙。吾将救百万生灵，愿从者俱来。”

陈胜说毕，只见纷纷聚集。顷刻数万。陈胜大喜，遂拥众作乱。先设计，

将李纯杀了，号召四方，莫不响应。

后来楚汉兴兵，竟以灭秦，其发端皆由于子房借力士神椎一击之力也。

且说张子房见椎中副车，大失所望，于人群中，忽然不见了力士，怏怏不乐，竟往丰沛，云游去了。

单表陈力士，见椎不中，知事不济，撇了子房，急忙便走。自思：秦皇毕竟大索天下，除非海外，一则可以躲避藏身，二来得以相机立业。

星夜走到闽、越地方，经由海口，泛舟东渡，来至一所，乃海外琉球国。沿革国王有三，曰中山王，曰山南王，曰山北王。俗尚勇力，好剽掠杀人。

力士泊舟登岸，正是中山地方。其主昏虐无道，奸臣当国，大失民心。又探听得其国有彭山岛，最称险隘，竟自来到彭山岛地方住下。

日前铸就一椎，在岛内不时戏舞，自称：“某本天朝椎师，偶来此地。你众人有愿学者，当传汝妙技。”说毕又舞一回。

起初时，人椎并见；半晌间，只见椎不见人，果然是星驰电闪，虎跃龙飞，众人齐声喝采，争相罗拜投师。

力士就住在岛内，搭起台来，朝夕与众人讲习武艺，教演椎法。

彭岛上下，共聚有数万人，一个个铜头铁额，虎背熊腰，能征贯战，椎法强精。

力士暗喜，登台召集众人道：“我见你国王无道，万民失所；况兼你等椎法，俱已精熟。闻本地金银与铜锡同价，今将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，各打成椎，每样一万枚，号为五金兵，杀奔琉球国内，砍了国君，剪除奸佞，为万民解愤，某与诸君共享富贵。时不可失，愿与诸君图之。”

众人齐声答道：“椎师此举，应天顺人，我等各愿努力向前。”

力士当日，计点本岛兵五万，选了头目，分为五队，金椎总中军，银、铁二椎为先锋，铜锡二椎为后队，择日起兵，杀奔琉球城下。

立下五寨，力士自总中军，差银、铁二椎兵，将四门团团围定，令铜椎兵往山南埋伏，防山南王救兵至，即出挡住；令锡椎兵往山北埋伏，防山北王救兵至，即出挡住。

却说国内守城官军，望见尘土蔽天，椎兵突至，急急将城门闭上。流星飞马，报与国王。

国王闻报大惊，登时聚集文武，商议退兵之计。

有上相出班奏道：“水来土掩，兵至将迎，臣领倭兵退敌。”国王准奏。上相出朝，整点倭兵十万，开城迎敌。正遇银椎兵，混杀一阵，不分胜负。

次日，上相又出兵厮杀，正与银椎兵战到五十余合，不提防铁椎兵，撤了围城兵马，竟来助阵。

上相首尾受敌，支架不住，拔马便走。却被铁椎兵赶上，手起一椎，将上相打死。杀了倭兵数万，飞马报知国王。

国王大惊无措，只得传令紧闭四门，差倭兵死守。乃放起狼烟数把，传到山南山北二王。

二王闻知中山王国乱，唇齿之邦，不可不救，即刻点起精兵杀来。

却说山南王离城数日，忽然半路遇着铜椎兵杀出，两下交锋良久，山南王大败。被铜椎兵一椎打来，正中山南王马尾，将王掀下马来。椎兵一齐向前，活捉而去。余兵各自逃散。

山北王亦被锡椎兵打死，枭了首级，俱各回兵，赴中军帐献功。

力士大喜，各记了功劳簿，将山南王权且羁住寨内，待打破城池，自有发落。

却说国王探马，报知南北二王，俱被杀退，心中忧惶无计。群臣奏道：“外无救援，内而死守，必败之道。今计城中，尚有精兵二十万，愿我王倾国而起，御驾亲征，无有不胜。”

国王准奏，全身披挂，即刻点起大兵，杀出城来。

早有椎兵，报入中军帐内。力士闻知，乃聚五寨兵马，传令：“胜负雌雄，在此一举，上前有功，退后必罚！”乃亲自提椎出马，摆下五兵阵势，按东南西北中，分拨金银铜铁锡各依队位而进。国王各分兵对敌。

力士出马，当先望着中军杀来。正遇国王，更不打话，两马相交，战到三十回合，力士卖个破绽，诈败而走。国王不知，纵马赶来。看看将近，力士大吼一声，回手一椎，正中国王顶门，连人带马，打成肉泥。遂率兵杀转。

倭兵见中军旗倒，四散逃生。力士统领五金兵，杀入城中。

但见城中军兵，尽皆投服乞命。力士连忙出了安民榜，不许妄杀一人，妄取一物，违者枭示。但查平日害民奸党尽行诛戮。其中山王妻子，迁之城南，岁给廩饩。

众椎兵遂请力士正位。力士乃自称大力王，国号仍名琉球，择日升殿。大赏有功将士；擢五兵头目为值殿将军。

仍将山南王取出赐坐，以宾礼相待。说道：“某见中山王无道，特来救此一方民，山南山北，维是风马牛不相及也。”

即命摆宴款待山南王，备鞍马送回本山。又差使到山北令立山北王子为

王。

大力王自居王位，治国安民，文修武备。暗暗差人到中国，探听得秦国已灭，正值楚汉交锋，项王挫败之际，张子房在汉王幕下为军师。

遂差官兵，将奇珍异宝进贡，随致书于张子房。差官领命，将书呈送军师府中投递。

子房接书展看，书曰：

琉球国大力王、陈力士，致书于汉张军师幕下：念力士与君侯萍水相逢，谬承重托，不料误中副车，迄今快快。恭闻君侯功名彪炳，遐荒知己，雀跃殊深。力士自向年东渡，见中山无道，遂慨然训练五金兵，唾手而得。万民推戴，尚号大力王。建立数年，无一善政。望君侯不吝金玉，时加提诲，海岛小臣，幸甚幸甚。

子房看毕，大惊，叹道：“我料此人义侠不凡，终成大事。”遂修书裁答，令差官拿回。

却说倭使自转本国回话，随将张军师回书呈上。大力王开看，书曰：

大汉军师张良、复书于琉球国大力王殿下：夙仰雄风，有怀靡已。忽接德音，喜从天降。当年祖龙虽云幸脱，而沙丘之魄，已夺于一击之间。英雄举动，岂得以成败论乎。近闻琉球即位，创业开基，深可庆贺。良托圣天子洪福，马到功成。但人生驹隙，富贵浮云。良少年与赤松子游，善辟谷，终当急流勇退，云游蓬莱。贵治虽遥，当图把臂，谨布复。曷任神驰。

大力王看毕大喜，亦思人生光阴有限，岂可恋此浮名。想蓬莱在此，回首非遥。每日与群臣整理国事，暇时修真养性，专候张子房到来。

忽一日，巡海倭兵报称：“海上有扁舟，自南而下。内止一人，素服道装，亲自摇桨，泊在岸口。口称要见大王。”

大力王料道：“此必子房至矣。”遂摆驾出城迎接，果系子房。二人相见，喜不自胜。大力王乃迎接子房进殿，纳头便拜。子房慌忙跪下回礼。

大力王急令左右扶起，自便低首八拜道：“念力士一介之夫，爰掌一国，其愿毕矣。今愿拜君侯为师，相从骥尾，不辞劳苦，云游访道。”

子房道：“君王既为一国之主，安能胜身？”力士道：“某向年谋取琉球，初非利己，原为伐罪除奸，救民水火。其时中山王子尚幼，其恐人心不服，反生他变，只得自立。将其妻子，迁之城南，岁给饷廩。今其子已长，闻颇贤，可以继立，某安得久假不归。”

遂令人迎请中山王妻子到殿，将国事逐一交付。自便更换道衣。文武群臣，军民人等，再三恳留不住，中山王子只得摆宴款待。又将金银宝贝，差倭使赠送。

子房、力士一概不受，但收拾随身布衣草履，便要起身。王子率领文武官员，一直送至海口，军民无不攀辕坠泪。子房、力士自上小舟作别去了。王子君臣，自回朝治事不题。

子房二人驾了扁舟，遍游海岛。寒暑迭更，桃梅作历，来到蓬莱仙境。遥望翠壁参天，奇峰蔽日，果然是：

仙境不同凡世界，道心须下真工夫。

二人舍舟登岸，转入山湾。行了数日，但闻些鸟语花香，绝不听鸡鸣犬吠。

二人又行了十余日，只见前面一山，高可接天。上有二童子俯视山下叫道：“来者莫非大汉军师张良、琉球国王陈力士么？”

二人吃了一惊，抬头答道：“某等正是。请问仙童何以知之？”

仙童道：“我师知汝二人，功成学道，今日当来，特差我等在此接引。可从山之东麓，取路上山，便是蓬莱绝顶了。”

二人闻说大喜，随从东麓上山，与童子施礼毕。仙童向前引导，来至蓬莱殿，一同进内。殿上坐着赤松子、黄石公，子房仰见仙风道骨，比前授履时，更自不同。二人向前拜了仙师。

仙师道：“汝二人夙有仙缘，今成证果，急流勇退，俱得长生。”遂命仙童摆列仙酒、仙肴，与子房、力士涤尘。

阶下奏起仙乐，二人如身在云端，自觉尘心尽绝，道气不凡，俱得长生不老，位立仙班矣。

看官，你道子房、力士，皆能成证仙缘，却是为何？此正天地间一点浩然正气，亘古长生。视富贵如浮云，弃功名如敝屣，从来义侠可以证仙，所以俱得身步蓬莱，名登仙府。岂寻常者所能到乎。

诗曰：

到头问功业，老子其犹龙。

汉口在何处？身名向赤松。

卷舒任吾意，壮节表苍穹。

力士岂不奇？千载慕英风。

虽为琉球主，应是一代雄。
安得终泯没，青史显高踪。

第二回

高宗朝大选群英

功名天定不须疑，文字难凭正与奇。

座主梦中糊眼处，朱衣暗里点头时。

士人功名，大抵有个定数。俗语说，一人有福，带挈一屋。八个字生就下来，虽是寒门，可出公卿；若是生就个不肖的命，你便世禄之家，也无可奈何。

其中更有那祖宗积德之报，也有自己肯惜阴鹭，做好事，天也肯为转移。更有那生成该中高科，享荣华登大位的，因立心不端，干了歹事，坏了心术，自然鬼神不佑，暗灭了禄籍。

其中茫茫渺渺，暗如黑漆，全不由人的爱憎为取舍，亦不以人之恩仇为进退。

当初宋欧阳修，乃是一代人物，知贡举时，直意要选盖世文才。不想到那看文字的时节，梦见一个金甲神人，手里拿了一幅紫黑色的绢，把这欧阳修两只眼睛来糊了，不由他作主，你道奇怪不奇怪。

可见那文字是引头，存心是根本，故此说做人是第一件事，读书是第二件事。

至于富贵功名，倘来之物，听天而已，如何强得。试看如今做高官、登甲第的，未必都是文才上博来显荣。那受廛盐、穷瓮牖的，未必皆是文才不济报应。只劝人存心积善，天佑人归，不发于身，必发于子孙，一毫也不爽。诗曰：

谁人不愿登天榜，多半穷寒却为何。

立德立功才立命，云泥福报不差讹。

当初宋高宗南渡以来，建都临安。因天下初定，要简选人才。高宗斋戒了三日，在御前焚了一炷御香，对天盟誓。把一个七宝妆成的玲珑玉净瓶内，安着三个试官名字。高宗向天拜了四拜，御手将金匙取出一个来，内侍展开呈上。

高宗看时，却是同平章翰林院知制诰学士，姓张名恂，乃是山西应州人。是个少年科甲，向负天下才名。由探花及第出身，受知先帝。高宗随点他为

今科主试，考选天下举人。

张恂向君谢恩，衔命出了朝门，进入贡院。其时又遴选十个分房试官。张恂做大座主。

正值建炎三年，南渡初临，修文偃武，张恂预先各省间，行下文书说：“新主御极，务须天下举人，个个要取齐会试。”

这十个分考官，乃是马伸、张澄、吕颐浩、韩景仁、吴弼、陆修、陈纪、俞宁、赵赞、李士庚。一齐人到棘围之中，都欣欣得意，磨拳擦掌，要捡选得意门生。

到了试期，只见那四海英雄，序了省份，按了名数，鱼贯而来。

人人争道：才大如山，决登高第；

个个夸说：学深似海，定夺鳌头。

却说一个河东南阳府举人，姓杨名邦又的，当初曾在本地城西，天王庙里读书。

那天王庙其来已久，是个上方古刹。从北宋到今，也有百年多了。那正中殿上，塑有一尊金身像，跨着一个青鸾，也不知是何故事。偶遇黄梅雨久，殿上漏了，将那佛像淋湿，连那青鸾两翅都塌损下来。

邦又终日在这庙中，看见心下不安。但自己是个贫儒，要思量装塑好青鸾两翅，又展转思忖道：“如要修整青鸾，岂有不修整佛像之理。既要修好佛像、青鸾，若不翻盖殿上瓦好，恰不依旧漏坏了。打算起来，少也得一二百两银子，如何得有。”

喜得自己是个举人，粗有些体面，谅来独力难完，先取两数银子，叫家人去裱褙店中，制了几个化缘册页，自己做了一篇序文疏引，先自写舍助十两银子。持了缘簿，到各乡绅、各同年、各现任走了一转。不数日间，也就化有三百多金，托与一个住持僧人，唤做古心长老。

这古心长老甚有德行，主张此事，真个分毫不苟，不只一月，就先修盖了殿宇，妆好了佛像，接好了青鸾两翅，焕然一新。临了，又请了几众高僧，做了三昼夜道场，叫做圆满功德。

也是杨邦又无心中一点善心，刚刚修理工完，已是春闹将动。因此就约了同宗一个兄弟杨锡，入京作伴，同去会试。

其年又因南渡开科，修文盛典，与旧例不同。不论定是举人，凡有文学，素志上进者，府县准与报名申请。即白衣亦许入试。

却有夏县人胡寅，河北人杨臣，江右娄寅亮，湖南朱弁、司马朴，浙西

胡安国，历城县人范宗尹，剑南李回，众人会齐入场。

大座主张恂，出的考试题目，策论俱全。验了一个题目，乃是东宫出游上苑，或表、或赋、或诗，任人所献。

马伸第一房看起，看了若干卷子，都不中意。单只取中了夏县胡寅，又选中那河北人杨臣。看他卷子，真个篇篇锦绣，字字珠玑，满心欢悦，将他这个卷子，时刻不离。即睡在床上，也将来细玩，决意要将他中在第一。

韩景仁这一房，取了司马朴，朱弁，张澄取了娄寅亮；却值吕颐浩房里，接着那杨邦又的卷子。

这杨邦又在场中作文，甚是得意，篇篇一笔挥成。做到这东宫出游上苑的表文，中间出了一联道：“丹穴呈祥，丹凤览辉丹陛；”有了首联，再也对就不就下句。为这一句，整整思了半日，没有头绪。

忽然只见半天里有一只青鸾，向他头上叫了一声，飞过去了。邦又忽地心中省悟，登时落笔写道：“青宫启瑞，青鸾翅接青霄。”自己写完，看了一会，也信以为似有神助，决取状头。

谁知遇这吕颐浩，是专一忌才之人，一向又与这邦又有些夙怨，看了这篇文章，自己想道：“此卷若到别房，无有不中的。天幸落在我房里。若中了他，反增我一敌。不如将他这卷拿来毁了罢。”思量一会，恐有错误，不如投入井里，才好灭其形迹。即忙将来袖了，连连走出房门。

行了一段多路，不见有井。正在那里往东过西行来步去，又不好问得随从的人。抬起头来，却好见对面大主考张恂也缓步出来，各房寻察，恐有私弊。不想正与吕颐浩劈头相遇。

张恂便问道：“贵房到那一边去？”

吕颐浩一时相见，不曾打点言语，没甚回复出来，只得向袖中取出那一本卷子来道：“本房看得一个奇才文字，特特先来请正老大人，决然要求中头名。诚恐别房呈送，占了他的名次，求老大人鉴赏，取他压卷，不知果中得么？”

张恂一手接了，立住脚，展看半日，大加称赞道：“通篇云锦，俱是天丝织成；中间丹凤青鸾一联，真真似有神助，不落人工，决取第一，再无疑矣。”

登时就接了他卷子，放入袖中而去。

吕颐浩大失所怀，怏怏而返。心中倒要置之井中，谁知恰好到替他荐了第一，老大不以为然。

回房中，细细的又看了几卷，都不中意。最后又拿着一卷，乃是浙西胡

安国的卷子。

那胡安国的道学文名，天下皆知人人信服的。吕颐浩看了几遍，其中俱是讥刺执政之言，极其切直，颐浩怕得罪时宰，又怪他不避忌讳，又不肯中他，不敢再拿出门，私下就取个火来烧了。这才是：

才高不是非第一，争奈无缘合试官。

当时有个笑话道：王莽开科取士，文昌帝君到天帝处告病。天帝说道：还是主文衡者，才识得真正文才。若告了病，何神可代领此职？”

只见旁边转过五圣财神，上前跪奏道：“若梓潼神告病，臣可代管。”天帝笑道：“卿虽广有钱财，这贤才第一关，如何你去管得。”只见那五圣神中拿出一个元宝，呈将上去道：“这个乃是真文。”天帝也笑将起来。

只因流传了这个笑话，就耸动了一个北直臭财主的儿子，小名唤王丑儿。这王丑儿家中，巨万家私，吃不了的是米谷，用不尽的是金银，穿不完的是衣服，单单只不晓得读书。他自也道：“有得受用酒肉罢了，读什么书。”

偶然一日，同着几个帮闲的，到妓家去嫖。一进那妓家，堂中坐了两个妓女，出来开口叫声：“相公。”

一个帮闲的倒也曾读过些书的，失口笑了一笑。

这王丑儿勃然大怒道：“你这一笑，分明却是笑我了。可恶！可恶！”

两个妓女上前劝道：“这到是我二人得罪了。”王丑儿道：“怎么是你们得罪？难道这相公二字，我就当不起么？”

又是一个帮闲的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相公请息怒，里边吃酒罢。”王丑儿听得他故意的叫“相公请息怒”，越发气得了不得，把脚乱跌道：“你们都一伙来取笑我么？”

两个妓女再三求告，连连就摆上齐整东道。王丑儿气呼呼，只是吃酒，只不开言。那些帮闲的，也不理他。

倒是隔壁房里还有一个妓女，名唤爱生姐，年纪十六七岁，颜色也好，聪明伶俐。一一听得外边这些动静，他又闻这王丑儿是个财主，要思量起发他的。也怪那两个冒冒失失，不知高低，轻易开口叫人。

他就慢慢的走将出来，向众人道了万福，走到王丑儿身边坐了道：“官人有意来这玩耍去处，怎不欢喜饮酒？倒不快活起来。待我生儿说个笑话儿笑笑罢。”

因此就把那文昌告病的笑话，说完了又道：“官人家里有的是真纹，怕不今科高中么？那些酸子有的是文才，少的是元宝；官人弃舍了几百个元宝，难

道不是个真正举人哩？”

王丑儿听说元宝就好换得举人的，忽然把桌子拍了一下，大笑起来：“好好，你年纪儿小，甚会讲话。我今年就要换了个举人，然后来娶你。”

众帮闲的一齐也都笑得起来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我们众人都在心去打听，看有房官贪钱的，觅他一个关节，有何难处。”

过了几时，帮闲众人合了一班光棍，妆扮做房官的相公家人，私下觅个幽僻寓所，打听了吕颐浩的来历，就冒了吕颐浩的名色，在外来寻售主。

其时已是七月中旬，北直大相国寺里，做盂兰大会。看了七日七夜道场，王丑儿同着些人，在那里看和尚做作。

忽见山门外，两三个人，持着火把，东寻西望的，各处找人。王丑儿在黑暗中，看见那拿火把的，就是他家中帮闲众人，因此就叫道：“你们在此寻谁哩？”

众人听了，一齐赶来，轻轻说道：“我们那处不去寻官人，却在这里玩耍。外面有件天大喜事，要见官人说话哩。”

王丑儿就随了众人出外。弯弯曲曲，走了四五里路，寻到那伙光棍的下处。见了那假相公，做张做势的，说了些甜密言语。

王丑儿也不甚听得明白，便一一应道：“小子尽有，只要事成的，在三日后，再来兑银罢。”出来连夜回家。

众人捣鬼了半夜，次日忙忙收拾了若干元宝，又私下买通了贡院员役，管号监军，雇请了代笔朋友，传递众人。也不知费了多少银子，总是不计其数。

到了三日，又带了一拜匣银子，日间恐人知觉，等到半夜里，点个小灯笼，同着两三个帮闲的，又寻到那下处，兑足了数目。

那个假相公亲手交出一个三寸长的折儿，又用一个寸楮封儿，上面用了一个图书，喝开众人，亲自交与王丑儿手里，道：“兄可拿回家里去看，却不可与一人同看，千万牢记，不可误兄自家之事，小弟今夜就回敝乡去了。”

王丑儿付了银子，欢天喜地拿到家中，等不得分付众人各自去饮酒安歇，忙忙走到自己卧房，连妻子也叫他先去睡了，自己点了一枝红烛，慢慢的将那封儿取出。一层层用心用意的拆开了时，上面有诗四句，写着嘲他道：

堪笑痴心王丑儿，天鵝妄相占便宜。

千金承惠君休想，榜上无名请自归。

好笑王丑儿用若干财物，使了多小心机，费了若干酒食，耽了许多惊恐，单单买了三寸长一封字儿。不拆犹可，拆开看了，却是嘲笑他的言语。

看完了又气又恼。恼的是众人弄他；气的是自己莽撞。本待声张起来，此事又声张不得的；若再遇众人拿了讹头，做了把柄，却好又受官司吃苦，带了枷受罪。只得一拳头打落牙齿，只好自己咽下肚内去了。

到了次日早起，几个帮闲的，上前笑吟吟道：“相公恭喜恭喜。相公再一个月后，准是新举人了。相公相公。你高中了时，却不可奚落我们哩。我众人不都是有功之臣么。”

王丑儿听了，更加怒发，忍耐不住的道：“我如今想你众人，却也都是伙。我如今受你们骗了，你们日后少不得也要吃我些亏。”

众人听他言语不好，也不问其由，一齐上前，结扭住了道：“如今就此吃你些亏罢！你到要买举人，明日到连累我们吃官司。你好好拿出昨日那个帖儿来，我们当官结煞。古人道：自首免罪。你若不拿出时，少不得是我们去出首了，请相公明日自去贡院门首，受用一个独桌延席，有何不可。”

王丑儿急了，不敢做声，抖做一堆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这是我自家不是，不该埋怨你们。我做东道，陪你们的话罢。”

连连分付家人，置办酒食。又进房里，拿了几封银子出来，分与众人。

众人只嚷的是出首，谁要你酒食！谁要你银子！几个人内中做堪的，做好的，又拐了这王丑儿许多银子，吃了一日酒食。好似饿虎咽羊羔，饥鹰食炸螭，那里在他心上。把个王丑儿弄得猢猻傀儡一般。

吃完了，袖了银子，立起身来，拱一拱手道：“我们今日，又扰了盛东，承赐了买嘱。以后若到爱生儿家里，只说今秋决然不叫官人，决叫相公便了。”哄地一声，众人散讫。

只气得个王丑儿，嘿嘿无言，做声不得，只好把与日后买举人的看样罢了。此事搁过不提。

却说吕颐浩忌才，又不肯中这胡安国，到只捡那口气嫩嫩的，后场不甚博洽的，经旨也只模模糊糊的，又中了几卷。满意说：“这些人的文字，乃是个少年无学的，却是年少之人，可以长久，日后也好得他些气力。若中了老成有识的，不是要居我高位，就日后也气短，枉费我今日之心，有何益哉！”

因此草草的，只顾酣酒睡觉，将好文才的卷子，尽皆折起，随手中了几卷。其中却又中了两个，一个是历城范宗尹，一个是江右李回。

那各房也都中了几个得意的门生。阅卷已毕，纷纷将卷呈上堂去。大座主却也一一依这些房官鉴赏，都判了个中字。

张憲只因当日未入场时，圣旨命下，着他典试，就有一班的乡亲相识，朋